

黄蓓佳《太平洋,大西洋》:

谱写友情的复调悲怆交响诗

□丁帆



我在9岁那年开始看小说,读的第一本就是非虚构作品《高玉宝》,少不更事的我只惟妙惟肖地学会了公鸡叫。而第二本是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的小说集《骨肉》,也算是非虚构作品,却看得我流下许多泪水,那是亲情的悲剧审美打在我幼小心灵中抹不去的印痕。再后来,我就开始告别“儿童读物”,直奔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大部头成人读物去了。60年来,我不喜欢儿童读物,偏见地认为其太幼稚、不深刻,直到黄蓓佳和我谈《太平洋,大西洋》既是给儿童看的,又是给成人看的作品,我才带着试读的心理翻开了它的乐章。从早晨8点多一直看到下午1点钟,手不释卷,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仅有10万字18个乐章的交响诗般的长篇小说,其中有7个乐章让我因泪水模糊了双眼而中断阅读。以我的偏见,凡是让我动了真情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尤其是悲剧审美内容的作品更能震撼灵魂。

如果说弱肉强食的时代悲剧往往是摧毁人与人之间友情、爱情、亲情的滥觞,那么,在这个消费时代里,人与人的交往基础是建立在交易平台上的,它滋生出的人性之假恶丑则会从根本上动摇友情在世界上的延展。多少年来,在我们的中小学人文教科书中,对友情和友谊的素质教育是欠缺的,倘若我们的文学也不能担当这个重任,那么,我们的精神食粮肯定会出现基因突变的现象,好在我们的许多作家并没有放弃讴歌人类最真挚最真诚的友情,让真善美的人格品质传承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让它在少年儿童的心灵里萌芽成长。

最近刚刚看完电视剧《新世界》,虽然剧中不乏江湖侠义通俗小说的影子,但是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营造却一直围绕“友情”展开,让观众在人性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角逐的悲剧对比中获得审美的教养。而《太平洋,大西洋》则是一种“雅文学”的格调,像一首抒情诗那样诉说一个凄美动人的友谊故事,其技术层面音乐化的处理,恰恰又与审美内容上的表达高度契合,所以,我以为这是作家谱写出的一曲穿越时空、回响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并具有“复调”意味的“悲怆交响曲”。

难怪巴赫金一直强调“复调小说”的意义,并作为音乐技术的方法运用到作品叙事当中来,以增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由两段或两段以上的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区别的声部所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以对位法为主要创作技法。”毫无疑问,《太平洋,大西洋》就是在这样的“复调”语境中诞生的一部关于音乐故事的音乐化小说。显然,黄蓓佳是意识到了这种艺术效果会给作品的叙事带来冲击力的:“这一场盲目、纠结、充满悬念、带着强烈使命感、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束的漫长寻觅,勾连了两个大洋之间的时间和空间,以复调的形式,在温暖泛黄的过往岁月和生动活泼的当代生活中穿梭往返,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从前的讲述和正在发生的寻找……我选择了这样一种时空交错的方式,把一段难忘的历史呈现给当代读者。”(《太平洋,大西洋》访谈)

作为“悲怆交响曲”的旋律,它既包含了贝多芬的《英雄》《命运》和《田园》的内涵,同时也

具有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尤其是《第六交响曲》“经典的忧伤”和“灵魂的震颤”的艺术效果,那是对人类友情的最高礼赞。

《太平洋,大西洋》的“复调”对位法倘若从最简单的小说叙事方法来阐释的话,那么中国小说“话分两头”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线叙事”似乎也是,但“复调小说”的叙事却并非那样简单,要像巴赫金所阐释的那样形成一个没有指挥的多声部艺术效果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对位,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的高度默契。显然,《太平洋,大西洋》的“复调”对位起码存在于这样几个逻辑叙事环节中。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与历史的对位。领悟到“猎人三人组”的当下故事的“快闪”叙事与“来自爱尔兰的邮件”的历史故事的舒缓的“慢板”叙事所构成的形式对位,其内容的对位就一目了然了。作品以荆棘鸟童声合唱团里“猎犬三人组”围绕着帮助身处异国他乡的老华侨寻找失散70多年的少年朋友“多来米”,而展开的当代中国儿童“快闪”的生活故事,虽然作者将故事的外壳抹上了一层悬疑侦探的色彩,其实却也是在展示当代少年儿童的友情内涵,与其对位的是由寻人而钩沉出来的70多年前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少年年龄和生活环境恰恰又是与合唱团里的少年儿童相吻合,于是,一场超越历史、超越空间的对位(也基本呈“对称”的结构)叙事构成了起码是两个声部的描写,直到两个声部合拢后所产生的“悲怆交响曲”的审美效果让人沉浸在“灵魂的震颤”中。倘若要问两个声部谁主谁辅(就像所谓“双线结构”一定要分出一个主线、一个辅线那样),我只能回答,谁主谁辅都在各人心中,是由不同的读者的审美取向决定的,因为好的作品是开放性的。我本人则更喜爱1945至1948年间的那个泛黄了的历史长镜头童年叙事。

其次,平行交错的两声部的对位、对称叙事描写,是“复调小说”在对位、对比中截取历史时段时,照应声调、旋律、节奏和色彩的机智处理,也许一般的作者和读者未必就能充分地体会到这样的结构方式所带来的艺术效果,但是黄蓓佳能够在主体意识中触摸到这样一个叙事结构的高度是难能可贵的:“打捞一段令人泪目的‘音乐神童’的成长片段,轻盈时尚的现代元素,勾连了沉重悲悯的历史遗案,这样的结构设计,是为了让今天的孩子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有更好的代入感,也有一段更宽敞的历史入口,方便他们走进进去时感觉道路平坦,无阻无碍。”这种和声的艺术张力是远远大于“单调”小说叙事的,而它唤醒的却是和声效果背后巨大的人物性格历史悲剧的审美内涵,这就是作者突破自己藩篱的觉醒,因为她决心解除前一部《野蜂飞舞》形式束缚内容表达的桎梏,尽管《野蜂飞舞》已经好评如潮,作家还是要寻求创新。

无疑,小说的主角是音乐神童多来米,作者成功塑造了这个人物的典型性格。所谓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就是后天的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是大于先天存在着的人物的自然性格,小说最打动人心魄的人物亮相就是这个精灵似的儿童,一出场就裹挟着神秘色彩,那个食堂里难以捕捉的偷食老鼠原来是如此的

诡谲:“一抬头,却见半空中有两颗夜明珠样的东西炎炎闪光,像一对猫眼睛,又像两颗磷火。”“小男孩十岁上下,矮小,瘦弱,巴掌小脸,细长的眼睛,左脸颊上一颗通红通红的痣,哆哆嗦嗦站在人面前,蓬头垢面,衣着单薄,面色惊恐,馒头屑还沾在嘴角上,任校长怎么和颜悦色地同他话,硬是不开口,仿佛小哑巴。”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里,他的原生家庭遭到了巨大的变故,他生活在那个已经不是自己家的家里,成为这个大宅院里熟悉的陌生“闯入者”,最终成为这个音乐学校里的“借读生”“旁听者”。他的特殊性格的形成多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环境所造成——“多来米是这样一个人,他好像对身边的世界,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疏离的、隔绝的、遥远而置身其外的。”“因为动荡的时代观察他太多的苦难,让他把苦难置于身外,少年老成,这是一种境界,但发生在一个10岁的儿童身上却成为“这一个”典型性格了。

于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太平洋,大西洋》这部作品中,故事在哪里,典型人物性格就在哪里;泪点在哪里,主角就在哪里。

作为读者,我们都希望让故事和人物进入一个充满着“大团圆”的喜剧通道,阅读期待在召唤着作者,但是这次黄蓓佳手下忒狠,让小说进入了一个双重悲剧的悲怆效果语境中,忍泪完成了“复调小说”两个声部最后“悲怆交响曲”的绝响。在小说叙事合拢的结尾处甩给了我们一曲无尽的挽歌:“这个结尾我犹豫了很久,我也想过得光亮一点轻松一点,来一个翘上天的尾巴,这一点不难。可是多来米把我拽住了,他不让我这么干,我无法面对他的悲伤的眼睛。”

于是,我阅读时的7个泪点就落在了这首“悲怆交响曲”7个乐章旋律的高潮处。第一个泪点是疑似哑巴的多来米吐出的第一个字“哥”时,这个“义结金兰”的故事就决定了小说叙述者有多来米一生了不了的兄弟情缘。第二个泪点是多来米抱着那个修理好的废旧小号睡觉,直到吉姆先生听到第一个音符时就睁大了眼睛,“他大概完全没有想到这样一把残缺不全、拼凑而成的玩具般的乐器,居然也能被这个孩子吹出旋律,而且口型、指法、运气方式还八九不离十。”音乐让多来米的人格升华了。第三个泪点是多来米把自家荷花缸下面隐藏的一罐银洋挖出来支持学校办学,以报答校长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一把小号的情谊,唤醒的是人物灵魂深处的真善美。第四个泪点是多来米拒绝与当了高官的父亲离开音乐学校,当他冰冷的躯体又悄悄地重新钻进兄弟温热的被窝里时,友情超越亲情的举止谁能不潸然泪下呢。第五个泪点是全校师生到南京向腐败的政府讨要教育经费时,在盛大礼堂用那个旧时代的“快闪”形式演出的一场最后谢幕式的交响乐节目。第六个泪点是岑校长和“我父亲”在“太平轮”沉没时,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下一代,让人耳边响起的是《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的旋律。最后一个泪点就是作者给我们奏响的这首“悲怆交响曲”的最强音——历经千辛万苦寻找到的多来米已然是一个与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情感联系的“老年痴呆症”患者,而“猎犬三人组”苦苦等来的却是



来自爱尔兰老华侨的绝笔信。

感谢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值得深思的结尾,犹如荆棘鸟那样:“它一生只唱一次歌,从巢窝开始,便执著不停地寻找荆棘树,一旦如愿以偿,就把自己娇小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那根荆棘刺上,流着血泪放声歌唱。一曲终了,荆棘鸟气竭命殒,以身殉歌,用悲壮塑造了最美丽的永恒。”我们歌唱悲怆,因为它是永恒的人生旋律。

关于小说的浪漫叙事元素。我欣赏的是小说中不断插入的风景画所构成的那个“田园交响诗”一般的乐章,这恰恰就是衬托贝多芬“悲怆交响曲”“英雄”和“命运”的“田园”,如果没有这一乐章的旋律的介入,整个小说的画面感就会像缺少起伏回环节奏感的交响诗篇那样缺少张力,即便一直处于亢奋激越的旋律中,它也不能在更高层次上抒写出它应有的美感来。这些童年生活的记忆构成的是充满着童趣的田园交响诗,尤其是在第九章中那些如诗如画的风景画将实景描写与叙述者想象中虚构的风景画融合在一起,浪漫童趣的田园乐章为最终的“悲怆交响曲”做出了反衬的烘托。

另外,传奇色彩是浪漫主义小说不可或缺的元素,除了悬疑侦探的叙事元素外,作品对山匪、湖匪的人物描写也是十分精到的,寥寥数笔就把土匪的行状勾勒得淋漓尽致,且是读者始终不能解开的神秘扣子,作者故意留下一个令人思考的闲笔,细想起来,那个瘦毛驴换大骡子的土匪留下一笔巨财的来源自可不必交代,而去却没有了下文,土匪没有回头索款的原因何在,成人也未必能够解惑,明白的读者只能会心一笑了。

一部好小说的阅读群体是超越年龄与国别的,《太平洋,大西洋》就是这样的好小说,当我们这些垂垂老者在即将走向人生终点时,我们能够在这部优秀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童年的面容,能够从故事叙述的缝隙中看到历史的陈迹旧貌,能够从充满童趣的风景画中窥见往日的风采,能够闻到田园诗里的花香气息,能够聆听到潺潺流水流淌着的天籁之音和激越高亢的人生悲歌,这一切都是一种回忆阅读的愉悦享受,我们沉浸在历史回旋的旋律之中。而如今生活在如花似锦年代里的儿童,他们可以在两种童年生活的对比中寻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在历史的夹缝中,珍惜每一来之不易的生活,我们不能强求今天的孩子也去过那种苦难的生活,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先辈曾经的苦难,唯有如此,生活才会在历史中升华,才不至于滑向无边的黑暗。

只有当“悲怆交响曲”响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童年才是完整的。

■短评

民间童话的魅力

——刘丙钧《十二生肖外传》 □陈香

“本质直观”认知世界的方式,又是只属于民间童话的特质与魅力。

作家刘丙钧的新作《十二生肖外传》就是一篇典型的民间童话架构。该书以子鼠篇《小老鼠好大胆》、丑牛篇《牛角挂书“牛很牛”》、寅虎篇《生来没有“王”字的豆豆虎》、卯兔篇《玉兔鬼精灵》、辰龙篇《大头鱼 大头龙》等12篇结构精巧的童话,依次为十二生肖作传;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十二生肖的形象又同时在各篇童话中出现,由此,将12篇童话连缀成了一个童话整体。作品中融入了诸多民间传说、成语典故、典籍故事,洋溢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风味,文笔简洁洗练、诗意唯美,略带幽默感,非常适宜儿童的文学启蒙和传统文化启蒙。

童话是可以与那个充满着诗性光辉和神秘色彩的远古时代联系起来的。光阴流逝,斗转星移,远古时代的神话渐渐褪色,但它们的光辉留在了童话、民间传说中,闪耀在人类的记忆深处。悲壮的宿命感时常呈现在各个民族的神话之中,而童话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鉴证着世界与人的关系,表达了人类对世界的期望和理想。

比如,在子鼠篇《小老鼠好大胆》中,作家对《小老鼠上灯台》这首童谣和“老鼠嫁女”的民间故事进行了全新的童话解释:小老鼠好大胆为了给肠胃不好的弟弟“好欢歌”通便,大着胆子到寺庙去偷灯油;慷慨的“好大胆”和老猫先生交上了朋友;好大胆最喜欢的妹妹鼠小妹出嫁,老猫先生还当上了“保护神”。在辰龙篇《大头鱼 大头龙》中,善良的胖头鱼“大头鱼”为了躲避大红鲤鱼中的争斗,无意间越过高高的龙门,变成了一只只能呼风唤雨、变化万方的神

龙“大头龙”。显然,这个童话故事也是对民间传说“鲤鱼跃龙门”的化用。在这个单纯明丽的童话世界中,所有隐喻的、象征的真实,所有由幻想和想象生出的各种细节,都是原始思维对世界真实或美好愿望的反映。一个温馨甜美的“永无乡”,充满了奇妙的生物、瑰丽的幻想和甜蜜的结局,彼此之间充满感情,而且正邪对立、爱憎分明。勤劳、勇敢、善良、智慧永远是童话中褒扬的主题,邪恶、懒惰、懦弱一定会得到惩罚。民间童话虽然也会折射现实的矛盾,但所有的矛盾将在奇迹中得到圆满。

显然,民间童话的内核,就是不拘泥于现象真实,用内在的真实达到包容宇宙万物的宽度,用放弃表面真实来获得流光溢彩的魅力。那是先民们认识真实世界的原初经验。在那个时代,成人和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同样是用纯真的眼光看待万事万物,看待自然与生命,用整齐划一的“图式”,在其中呈现麦克斯·吕蒂所言的“缩小的宇宙”。

童话思维是一种原始思维,儿童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原始思维。原始先民认知世界的方式是直观、感性、具体、充满想象和联想的,而儿童也往往用“万物有灵论”来解释和认知世界。在这样一个有情可感的世界里,老鼠可以和猫交朋友;生来个子小小的小老虎豆豆虎,因为乐于助人,补齐了额前的“王”字,成长为一只真正有力的老虎;胖头鱼“大头鱼”因为善良,而无意间飞跃了龙门……弱小者必定会因为自我的善良与努力得到奖赏,得到成长,而邪恶一定会受到惩罚。儿童思维与原始思维同构,不同于成人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我向性”思维,即以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来认知和理

■创作谈

出生于北方的我,以前没有见过浮桥,那时我不敢相信没有桥墩、桥梁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浮桥可以承载无数双脚的重量,可以经受千年风吹日晒的洗礼。可是,它又确实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浮于贡江之上,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它不仅横跨江水连接两岸,更将古今相连,将人与自然万物相连。我与浮桥,以前相隔千里,现在却因为这个故事有了奇妙的联系,我要用画笔把它展现出来。

众所周知,图画书创作不像书籍封面或插图,过程是非常漫长的。然而当我刚一读到这个故事,画面感就从心底“扑面而来”,像清晨第一缕温暖的阳光一般吸引了我。我的心中有个声音:作者的文字太棒了,我一定要用自己的画笔、不留遗憾地将它表现出来!

我把文稿仔仔细细打印出来,细细品读每一句话。我感受到了握在自己手中的文字的温度,仿佛已经开始与故事中的角色一起呼吸。这样的感受太重要了,我边读边把自己即时的感受和想法记录下来,并在纸张的空白处勾勒脑海中的构图,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勾画给我后期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多的灵感。

接下来,我开始根据故事的发展,给文稿绘制像电影分镜一样的草图。“分镜”中出现了两个主要角色的形象——小木船和小女孩。草图是灵动和随机的,角色保持着最初的生动,我会根据草图中的形象,进一步丰富角色。

为了让画面更好地表达故事内容,“分镜”也需要反复斟酌和调整。为此,我连续画了好几个不同版本的草图。“分镜”大致确定,要开始着手正稿的绘制了,这时候,我需要寻找合适的绘画方法。故事发生在三水环绕的赣州,浮桥浮于贡江的江水之上,她的文字充满了水的灵性和温婉,我想,水彩画应是最能表现作品灵魂的方式了。但是只用水彩未免单调,为了让画面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加富有层次,特别是在一些需要表现复杂纹理的地方,我又混合使用了水粉、彩铅、色粉等,还把拼贴元素融入到了画面中。

故事开始,“主角”小木船出场了,我用了一张大跨页来表现这个画面。在平静的江面上,只有小木船和它划过水面后留下的涟漪。两岸是树木、房屋和小山,鸟儿在空中自由地飞翔着,画面的主色调选用蓝色,体现出此时小木船内心的彷徨与孤寂。但小木船顺流而下的动态,又暗喻了它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为故事的发展做了铺垫。

接下来,故事中描写了清晨、傍晚和夜晚浮桥的不同状态,巧妙地表现了时间的变化。我用了几张连续的跨页,让节奏变得缓慢,时间对于小木船来说,就像是江水每天周而复始地缓缓流过。

在人群中,我让女孩提前出现,但是没有露出脸,也为后来女孩发现小木船埋下伏笔。小木船怀着对远方的美好期待来到世界上,却被绳索束缚在了这里,成为一只无法航行的船。所以在女孩发现它、与它产生交流之前,小木船是孤独忧伤的,画面也呈现了冷冷的蓝色调。

终于,女孩发现小木船了,这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在这里我将画面分割,节奏变快,前面跨页的缓慢节奏形成了对比。有了女孩的陪伴和交流,小木船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画面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较多的暖色。

洪水过后,小木船在浮桥中被换到了别的位置,它十分担心,女孩找不到它怎么办?在表现这一情节时,我并没有画出小木船,而是用它的视角把读者带入故事,让读者更好地去感受角色的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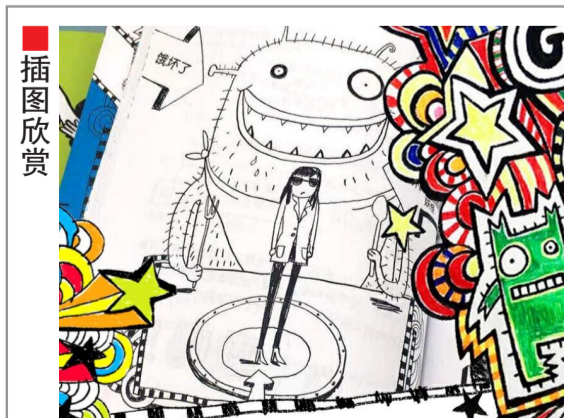
女孩去远方上大学了,小木船再次陷入孤独,渐渐地,它什么都看不见了。在这里,我用水彩打底,用色粉营造氛围,用彩铅和拼贴增添层次,表现出小木船的世界里只剩下混沌和黑暗。

不过,到了故事的最后,竟然又有一个声音把小船唤醒——那是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衣服我也用了和女孩一样的红色,表示这个故事永远不会结束。孩子们用他们的天真和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发现了古老浮桥的美好,浮桥也用自己的方式承载着一代代人的记忆。

小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可能并不会注意到书中“分镜”的设计,以及画面中细节的缜密安排,但是我相信只要用心描绘,就会让他们更好地感受和理解故事要传递的情感。

在长达半年的创作中,我仿佛真的在贡江的这条古老浮桥上来来回回地走过,走了无数次,亲手抚摸那些小船斑驳的纹路,坐在桥边看日出和日落……

当孩子们通过画面感受到浮桥的神奇和动人之处时,创作中所有的辛苦,画面中每一笔痕迹,都变成了我生命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光芒。我想,这就是创作的意义所在吧。



《了不起的小盖亚》系列插画,利兹·皮琼绘,接力出版社,2021年01月

儿童文学评论 第501期



童话是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它脱胎于远古神话和民间传说,汲取了民间文化的丰富养分,综合了先民的思维、文化、生活和历史,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是“原始社会的集体无意识”。

应该说,现今的童话创作,早已告别了早期的朴素面貌,即从传统的民间童话发展到作家个人自觉创作的“文人童话”,创作中有了浓厚的自我意识,体现了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也使童话这一文学形式具备了更为深广的表现空间和诗性意蕴。然而,文人童话的兴起,不应以民间童话的渐行渐远为代价。民间童话的魅力何在?千百年的流传和生生不息必有其根源,那就是,民间童话是对人类的基本愿望的诉求与满足。民间童话虽然以幻想为特点,但又与现实相勾连,以其荒诞、夸张,又简洁、朴实的形式,对理想的人生和人心底的诉求做出了最好的诠释。童话是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物,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更接近于“本质直观”。由此,民间童话虽然因其有限的角色和情节功能,在探求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深度上,不及“文人童话”,但其可知性、圆满性和